

農 民 集

著 夫 訶 契 · 東 安

譯 龍 汝

新 譯 文 叢 刊
契 訶 夫 小 說 選 集
17

農 民 集

Peasants, etc.

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.

Tr. by Constance Garnett

著 者 A. CHEKHOV

譯 者 汝 龍

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 七 千 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〔文學·藝術〕86,000字〔定價頁212〕

1953年9月初版 1—10150冊

國光印書局印刷 德慎裝訂所裝訂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明天——考試

(契訶夫早期生活故事之三)

亞歷山大·契訶夫

安東·巴甫洛維奇，醫科五年級的學生，坐在桌子那兒，讀衛生學講義。明天他考試。他一隻手支着頭，另一隻手煩躁的翻着講義，急急忙忙的讀着，理解着，分着門類，然後趕快記住，爲的是明天可以帶着一張平靜的臉，一點也不羞赧的去見主考的教授。爲了這個緣故，他關上房門，帶着凡是戰戰兢兢準備考試的人一定會有的那份熱心，一心一意的溫習還沒唸熟的功課。

『他媽的，』他暗自嘟囔着，『我好歹得拚命的用一用功纔成。可是時間卻只有這麼一點點。……總之，我要趕一趕，只求那些蝗蟲別來攪我纔好。』

他所謂的『蝗蟲』指的是媽、姑媽、和家裏的別人；他完全料對了。一刻鐘還沒過去，門就

微微的開了，從門縫裏鑽進姑媽格拉菲拉的臉來，滿是縐紋，就跟烤過的蘋果一樣。她一面鑽進來，一面好像擔心她做的事不對，就戰戰兢兢的，可又相當高聲的開始叫那隻叭兒狗：

「柯爾柏，柯爾柏，柯爾柏，來喫東西……可憐的東西，牠今天還沒喫過東西呢……柯爾

柏……」

● 根據一九二七年倫敦 George Routledge & Sons, Ltd 出版，由 S. S. Koteliansky 編譯的安東·契訶夫：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中的英譯文譯出——中譯者。

這篇故事是安東·契訶夫的大哥亞歷山大，用筆名阿加發波德·葉吉尼辛寫成的。它真實而確切的描

出了安東·契訶夫在莫斯科大學學習，剛開始向幽默小報投稿的時候的生活和環境。這故事裏所有的

人物都用契訶夫家人的真名字：故事的主人公是安東，他的弟弟是米哈益或者米夏，他的哥哥是尼古拉。

就連那條狗柯爾柏，也用的是真名字。唯一改過名字的是安東的妹妹瑪麗亞，她在這故事裏叫做魯德密。

拉了。這篇故事詳細而有趣的描寫了契訶夫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生活情況，那時他不但要一面學醫一面

養活自己，還得養活契訶夫一家人，這就要靠他給各小報寫幽默故事，每行字賺三個戈比的稿費。這篇故

事登載在八十年代莫斯科出版的一家幽默週刊 Развлечение（娛樂）上面。三弟兄，亞歷山大、尼古拉、

安東，都給莫斯科的小報寫稿：亞歷山大和安東寫幽默故事，小品文，甚至長篇小說，尼古拉供應速寫和漫

畫——英譯者。

安東悶聲不響的看了看桌子底下和椅子底下，安靜的說：

「姑媽，狗不在這兒。您得上別的地方去找，請別打攪我。」

「好吧，好孩子，我不會打攪你。只是狗一定餓着呢。我的心都要碎了……」

「唉，您儘管去找牠，餵牠好了，只是別管我的事。我求你們今天晚上都別上這兒來……」

「好吧，親愛的安東，看你的書吧，祝你交好運……我們不會進來的，不，我們不會進來……」

只是，你明白，皇天在上，讓一個畜生挨餓，那可是罪過……好的，我要走了，別生氣……」

姑媽走了，安東開始工作。

「安托夏，●我可以進來嗎？」母親的聲音在門外說。「只要一秒鐘就夠了。我不會打攪

你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母親進來了。

「你要知道，你明天要穿的襯衫，那個洗衣服的女人還沒送來。我的心痛得要流血了；明

天你怎樣去參加考試呢？我派人上她那兒去了三回，那個壞娘們兒，她說天氣潮，襯衫還沒乾。爲了基督的愛，告訴我，我怎麼辦纔好。你們的教授當然不是毛頭小伙子……他一眼就看得出來你穿着髒襯衫呢……」

『請您別攪我。我穿髒襯衫也完全沒關係。難道您不明白：您談這些無聊的事，卻佔了我的時間，妨害了我的功課嗎？』

『誰？我妨害你？天吶！我費盡了心思好讓他穿得上乾淨襯衫，他反倒怪我！真是活該！生下孩子來，辛辛苦苦的照應他們，卻得了這樣的報應。』

『您打算照這樣一直談下去嗎？』

『我走就是，我走就是。不過，讓我表一表我的心意……你們小的時候，我多麼疼你們，爲你們受苦，爲了你們，我受過你們父親多少的氣啊……』

安東忍不住離開椅子，站起來，手裏拿着講義，開始在房間裏走來走去。

『您這些話不錯，』他說，『我也尊重您的心意，只是我現在非看書不可，讓我安安靜靜的看一看吧。難道您不知道我明天要考試……』安東坐下來，用手蒙上耳朵，接着看他的書。母親仍舊談了三分鐘光景，可是看見沒人聽她講話，只好走了。不過，她一邊走出去，一邊抱怨。

安東一看她走了，暗自高興，就又讀他的講義。

可是，不久，門外來了他弟弟，一個學生的聲音。

『安東，你的桌子上有我的鉛筆嗎？對不起，打攪你……哦，原來你拿在手裏呢……你在用嗎？』

『你要用嗎？』

『不，不一定要用。我只不過要知道一下鉛筆在誰手裏罷了。原諒我來打攪你。順便問一句：你怎麼樣啦？媽說你明天考試……那麼，你怎麼樣啦？你準備好沒有？有及格的希望嗎？可惜我不是大學生，要不然我就可以幫你的忙了。我可以從門底下塞進考題的答案來。別看我穿着這身中學生制服；這並不能說明我懂的少……』

『聽着，米夏，』安東央求的說。『我沒有功夫跟你閒扯。讓我安安靜靜的看書；要是你樂意，而且辦得到的話，就攔住那些女人，別讓她們來攪我……』

『好吧。你放心就是：我一定要大顯神通……』

『你呢，也請滾出去。』

『多謝……』

弟弟走出去，傷透了心。安東又看書，甚至又坐下來。沒過兩分鐘，門怯生生的開了。姑媽探進頭來。

『安托夏，你爲甚麼欺負米夏？』

安東假裝沒聽見，仍舊看書。

『喂，我問你，你這混蛋，你爲甚麼欺負那可憐的孩子。現在他在哭吶。你一聲不響！要是你樂意，要是你沒心肝，那你儘管一聲不響好了！沒來由的、無緣無故的欺負小孩子家。他礙了你甚麼事？他只想跟你略略談一陣罷了……』

『姑媽，但分您有一丁點疼愛我的心，勞駕別再說了，走吧。』

『他只知道「走吧，走吧」，剛纔我來叫小狗，我就瞧見你朝我瞪着惡狠狠的眼睛。我看見你那兇惡的眼光了。不管怎樣，你總不應該欺負米夏呀。到了世界末日，你自己要負責任的……』

『上帝！……在這種環境裏，人怎麼能工作啊？』

『工作，儘管做你的，誰攔着你啦？』姑媽驚奇的說，走出房間去了。

『現在，謝天謝地！』安東小聲說。可是這當兒他的妹妹魯德密拉進來了。

「原諒我，安托夏，我看我打攪了你吧，可是我自己也煩惱得很。請你告訴我！精神的實質」是甚麼意思？給我解釋一下吧，真要命！」

「好妹妹，我沒功夫，我也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。」

「可是你是醫科大學生啊！」

「那又怎麼樣呢？」

「怎麼樣！你一定樣樣都懂啊……」

「好妹妹，你現在務必躲開我纔好……」

「聽來聽去，老是這麼一句話。你蠻不講理。我走了。蠻不講理。」

妹妹走出房間以後，安東呼吸得暢快多了，馬上讀他的講義。寂靜落在這所房子上。然後母親開始輕輕的搖她那破舊的縫紉機；可是那種故意搖得慢的聲音真能把最健全的神經也弄毀。母親極力讓輪子轉得慢，免得攪擾安東，卻沒留意到她造成的那種聲音簡直能撕裂人的心。

「安托夏，母親可以照平常那樣搖機器嗎？」姑媽說，又探進頭來。「她搖出來的聲音，弄得我的心都要碎了……」

「去你的！隨她去搖！」

「嘿，謝天謝地！我們心想你一定不准搖呢。」

這當兒，大門口忽然傳來很猛的鈴聲。家人去開了，隨後房門上傳來好幾下兇猛的敲門聲。安東的哥哥跟踉蹌蹌走進來，極力裝做沒喝酒的樣子——他是酒徒，病夫，然而是一個好人。

「安東，我來找你開個方子，」他用低音說。

「你甚麼地方不舒服？」

「肝。我覺得它一定變硬了；要不然，就是肺發炎了；再不然可就是脊椎結核了。全垮了。給我開個方子吧。」

「不要喝太多的酒……要是辦得到的話，請你出去吧。……不過，等一等，你今天喫了些甚麼東西？」

「只有伏特卡和啤酒。跟一個朋友喝了一通。我說，你上我家裏去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給我檢查一下，拿聽診器聽一聽，可是你務必要用切列諾夫牌子的聽診器，別的牌子的聽診器，我不相信。」

「你家裏有人嗎？」

『沒人。』

安東想一想。

『好吧，至於肝，你忘了它好了，它沒出毛病……』

『也許是的。不過我老是擔心它出毛病。』

『閉嘴，聽着我說：忘掉你的肝，再喝一瓶啤酒，上床睡覺，那就成了。我上你那兒去給你試脈搏。我要在你那兒過夜。你有燈油嗎？那就行了。不過，你用不着喫甚麼發汗藥。我來照料你。走吧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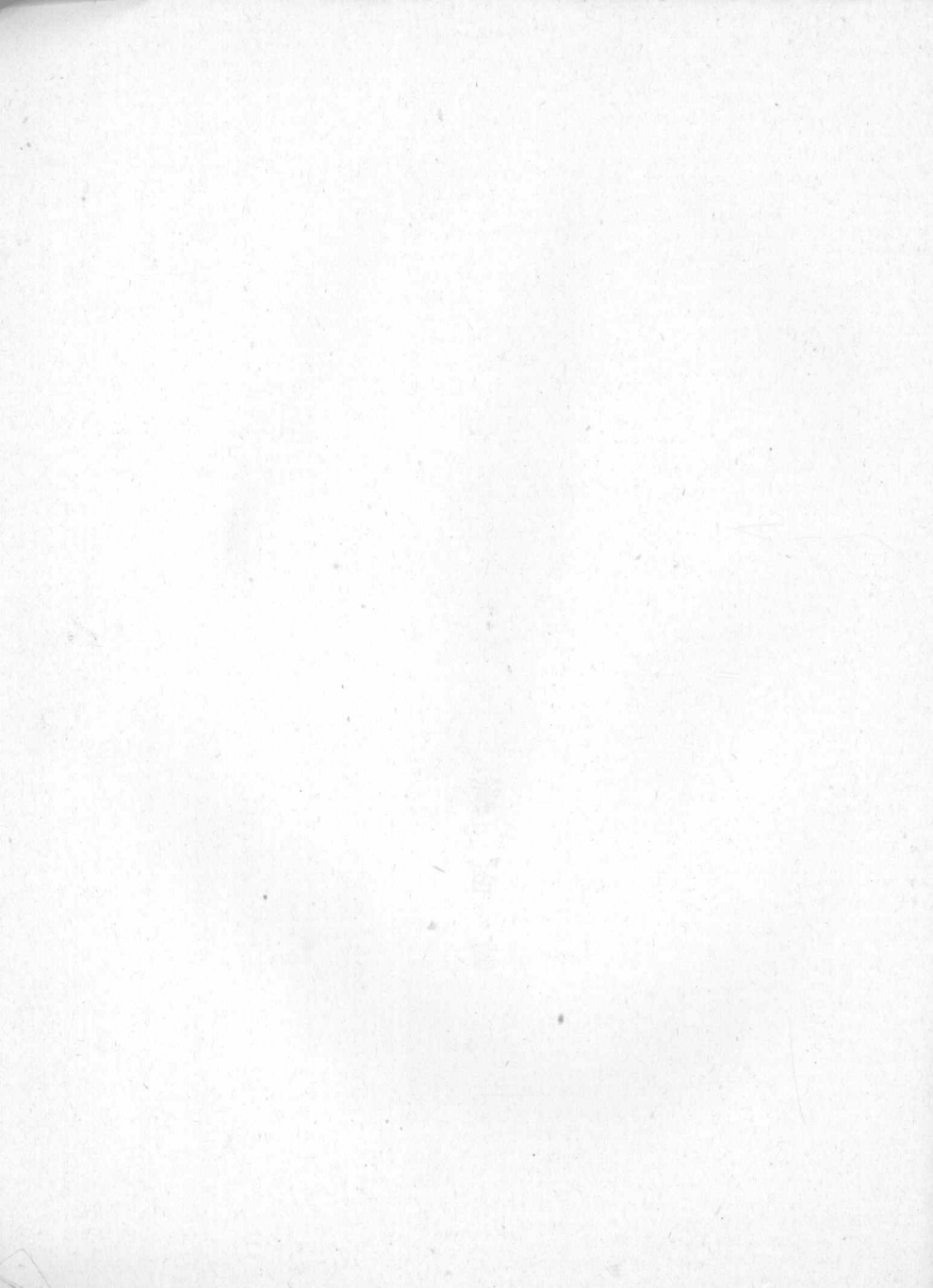
全家人都來勸安東住在家裏。可是，由於一種不能向他們說明的原因，他情願去陪他的喝醉酒的哥哥，臨走他並沒忘記帶走衛生學的講義。他們就此出去了。

到了哥哥的家，安東給哥哥喝了點啤酒，服侍他上床睡下，試了他的脈搏，就平心靜氣的坐下來讀他的講義。

目次

明天——考試（亞歷山大・契訶夫）·····	一
農民·····	三
在峽谷裏·····	五七
古塞夫·····	一一一
夢·····	一四五

農
民
集



農 民

一

尼古拉·契基爾節葉夫，莫斯科旅館斯拉維昂斯基商場的一個茶房，害病了。他的腿發麻，脚步走不穩，因此有一天他順着走廊走路，手裏托一個盤子，盤子裏盛着一份客人叫的火腿燒豆子，走啊走的，猛的絆一個觔斗，摔倒了。他只好辭去他的職務。他和他妻子所有的錢，都已經化在醫生和藥品上；他們沒法生活了；閒散使得他很氣悶，他決定回到從前他打那兒出來的鄉村去。在家裏養病，便當得多，在那兒生活，也便宜得多。俗語說：『在外千日不如在家一天。』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將近黃昏，他到了他的故鄉茹科渥。他小時候，覺得他出生的那所房子是個明亮、幽靜、舒

服的地方。可是現在，一走進木頭的小屋，他簡直嚇了一跳：這兒那麼黑、那麼擠、那麼髒。他妻子奧里格和他女兒沙霞是跟他同路來的，她們瞧着又大又髒的爐子發了默，它差不多佔了半間屋子，給煤煙和蒼蠅弄成一片漆黑。好多的蒼蠅！爐子已經歪了，牆上的木柱也歪了，看樣子這小屋好像就要坍下來似的。在牆角靠近神像的地方，甚麼商標紙啦、零零碎碎的報紙啦，貼在那兒，代替了畫片。窮大人一個也不在家，大家都去工作，收莊稼去了。爐台上坐着一個八歲的、淡黃色頭髮的姑娘，沒洗臉，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；她甚至沒抬起眼來，看一看這些新到的人。下面，一隻白貓貼着一把火鉗，正在蹭癢癢呢。

「貓咪，貓咪！」沙霞逗着它叫道。「貓咪！」

「它聽不見，」那小姑娘說，「它聾了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哦，它給打傷了。」

尼古拉和奧里格頭一眼就瞧出來這兒的生活是甚麼樣子，可是彼此都沒說話；他們一

聲不響的放下他們的行李，一聲不響的出去，到村裏的街道上去了。他們的小屋從盡頭數起是第三家，好像是頂窮苦、頂古老的一家；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；可是盡頭的一家卻有鐵皮房頂和窗簾。那所小房子跟別的房子不連在一起，也沒砌圍牆，那是一個飯舖。所有的小屋排成一單行，整個這小村子有一種招人喜歡的樣子——安靜而幽雅，從各處院子裏伸出柳樹、接骨木、山樺樹的枝子。

在農民的住宅背後，土地直陡而峻峻的溜下河邊去，這兒那兒大個兒的圓石從泥土裏鑽出來。陡坡上，小路在石頭和陶工所挖的坑旁邊蜿蜒出去；一塊塊碎陶器，棕色的和紅色的，到處堆成了堆；下面伸展着一塊廣闊的、平坦的、綠油油的草場，已經割過草，現在農民的牲口正在那上面蹣跚。一條河，離村子兩里路遠，在美麗的、樹木蒼翠的兩岸中間奔流盤旋。河對岸又是一個寬闊的草場，一羣牲口，好幾長排的白鵝；過了草場，跟河這邊一樣，升起一道陡坡，坡上靠邊的地方有一個村子，以及裝着五個拱頂的教堂，再遠一點是一個莊園。

『這兒挺好！』奧里格說，看見教堂，就在胸前畫十字。『主啊，多麼豁亮！』

這當兒，鐘開始鳴響，召人去做晚禱（這時候是禮拜天的黃昏。）下面有兩個小姑娘，正在提一桶水，回過頭來瞧着教堂，聽鐘的鳴聲。